

荒芜英雄路

张承志随笔

东方出版中心

荒芜英雄路

张承志随笔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荒芜英雄路——张承志随笔

张承志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印张:10.25

(上海仙霞路335号·200335) 字数:180千字 插页2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版次:1994年1月第1版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1996年8月第3次印刷

印刷:常熟新华印刷厂

印数:20,001—30,000

开本:850×1048(毫米)1/32

ISBN 7-80627-049-3/I·29 定价:18.00元

《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

编委会

主编：柯 灵

编委：施伟达 肖关鸿

王国伟 晓 枫

序 言

柯 灵

随笔是文学丛林的一枝，参差横斜，郁郁苍苍。寻根溯本，纵贯汉魏六朝，横涉东洋西海，曼衍变化，经历“五四”这一场春风化雨，亭亭秀发，经冬不凋。

随笔与散文、杂文为兄弟行，胸襟放达，神形潇洒。饮食男女，生老病死，七情六欲，人生世相，固然在在萦怀；名山大川，远村近郭，清风明月，花鸟虫鱼，不但怡情悦性，兼可格物致知；遐思玄想，心会神游，宇宙洪荒，低徊求索，精神世界更是上不巴天，下不着地，宽不见边，深不见底；也不忌议古今，论是非，说文化，侃科学，谈笑风生。信笔所至，不拘形迹，如悠悠浮云，款款流水，陶然忘机。

文苑之有随笔，恰如人世之有闲话。“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是章回小说的套语，不足为训。闲话不闲，如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舌之于味，鼻之于香，不可或缺。

正言说论，多是刻意而为，志在布道，时或矫饰；谈天说地，率意随心，却大抵发乎自然，类于天籁，如梁间燕语，阶下虫鸣，湛然天真。闲话可以抒发性灵，交流心得，活跃思路，调节神经，是理想的精神度假村。田野冬闲，农民五七成群，在场角檐前，笼袖曝日，家长里短，七嘴八舌。夏日黄昏，杂坐河滨桥堍，乘凉闲话，东山西海，言不及义。旅舍夜静，灯火青荧，互不相识的旅客萍水相逢，无拘无束，各道见闻。城市里的街谈巷语，诙谐杂出，放言无忌。这都是正常年景，承平气象，不可等闲视之。一旦茶馆酒楼，出现“莫谈国事”的红纸招贴；墙头壁角，满处标语口号；路人谈话，压低调门，左右瞻顾，小心翼翼，注意旁人神色，活像旧时贫家的养媳妇，这就大事不好，准是社会机体发烧感冒，出了点什么毛病。日本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中有个话题，特别强调闲话的重要：“没有闲谈的世间，是难住的世间；不知闲谈之可贵的社会，是局促的社会。而不知道尊重闲谈的妙手的国民，是不在文化发达的路上的国民。”

西方绅士有沙龙，中国文人有雅集，都很讲究谈话艺术。晋人好清谈，一部《世说新语》，就记录了多少锦心绣口，隽思妙谛，“有味有情，咽之愈多，嚼之不见。”世有所谓“清谈误国”的说法，王羲之就反驳过谢安：“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施耐庵在《水浒传》序文里说到：“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友人常来常住，树荫下，几席间，清茶淡酒，倾谈为乐。只

在风雨阻客之日，灯施人散之时，才写他的小说。因为经营于心，酝酿既久，对写作又抱着“成之无名，不成无损”的态度，心闲着笔，舒卷自如，而终于完成了传世的杰作。有人怀疑这篇序文是托名拟作，不管真假，说得如此自在动听，谈何容易！苏东坡被贬黄州，因为获罪，不再舞文弄墨，自持甚严。但官俸乍绝，生活大难，只好实行计划经济：每到月底，凑集四千五百大钱，分成三十串，在屋梁上高高挂起。每天拿画叉挑一串，就把画叉藏好，痛自节约，节余存在竹筒里，备用款客。黄州肉贱，馋嘴的诗人还有肉吃，东坡肉就是彼时彼地发明的，传说东坡还有一首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日常的消遣是和人闲聊，还喜欢听鬼故事，别人谈不出，就请“姑妄言之”。蒲松龄落拓乡居，常在村边路畔设一茶案，路人经过，就请他小憩解渴，谈狐说鬼，《聊斋志异》的素材多由此生发。王渔洋题《聊斋》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引用的就是苏、蒲故实。据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在这一点上，孔老夫子似不免拘泥。狐鬼神怪非不可谈，只看你如何谈法。

随笔一体，天机活泼，文质浑成，古今中外，名作如林。中国的笔记、琐谈之类，历朝历代，绵延不绝。柏拉图的哲学著作，用的是亲切自由的对话体，达·芬奇有笔记流传，蒙田、培根、歌德、尼采等等，都有随笔集，谈

话录行世。“五四”诸家，鲁迅、周作人、梁遇春、丰子恺等人的散文杂文中，不少可以归入随笔一类。三十年代前期，更如春潮澎湃，盛极一时，后来才在战火硝烟中趋于消沉。随着改革开放，近年竟有了复苏气象，野火春风，方兴未艾，可算是一个好消息。

董桥散文集《这一代的事》，序文短俏，连标点符号，不满一百五十字，其中还夹着个洋人姓名的蟹行文字，要言不烦，阐明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我掠美借用，并续貂画蛇，为随笔追加两句：喧闹如山野之闲花，明净如寒潭之秋水。

上海知识出版社策划印行《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聊陈管见，藉充缘起。

1993.9.7

作者自白

今年雄鸡一叫，带给了我些什么呢。当然我不求升官发财，也没有任何好运的征兆。反之倒是有些外露声色的不吉之相，似乎在前方隐隐现现。但我仍然有收获，因为元旦刚过我就发现：有些题目，值得重写一遍。这个想法使我感到意味很深，把它归纳成思想不是今夜能做好的事。此刻的中国正在大改大变，文章与人也许都需要一刻镇静。

我想，如果真的尚有动人的下阙乐章奏出，上阙的尾音逝尽以后，刹那的静，是绝对的。哪怕并无后半阙，此一瞬当求而不悔。

回忆起来，这本随笔集以前的我，弱似一片枯叶却经历了思想的许多巨浪狂风，甚至我并不认为有哪一个人具有与我匹敌的思想经历。印出去、发表出去，这样的话和这样的念头很不讨人喜欢——好在我早与他们是敌对的；而且在他们从信仰到感情到语言到形状

背叛得一塌糊涂时，我就具有了节制谦虚的权利。

用一本记录终止自己，并且静静地整理好行装准备再上旅途，是太幸运了。旅人一词的分量在于这旅途无止无尽，和命一样短长。只要活着，我总是面临这跋涉的压力，总是思考着各种大命题，思考着怎样活得美和战胜污脏。对于自己在思想、文学、以及同时代人中保持的这个位置，我开始重视和自以为荣。

然而回忆流水般的文章，遗憾一阵阵随着那些文章袭来——触及了重要的命题如同闯入了圣域或禁区，更如同与自己的人生机缘碰撞相遇，那并非易事，那甚至是罕见的。

我不能原谅、不能容忍、也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总是写得匆匆忙忙。我厌恶自己几年如一日的被鞭子催着一般的状态。在许多大命题上我都自嘲般放弃了前卫意识，用几个句子或几个段落一划而过。浪费机缘也许不仅仅是蔑视功利——我明白了可是晚了，文章早已写完，而且带着收尾的句子和词。我哑然吐不出自己对那些大命题的呼吁，也说不清自己一人的遗憾和一种责任感。

——这也许是使我决心在这部新书中再次辑入9篇旧作的原因。在这9篇旧作中，我曾经独自与下述命题相遇：时代、国家、民族、宗教、教育、真的学问、心的历史、人与上述问题冲突后的境遇、人在中国追求的可能。此外，在一系列文化的范畴里我曾经借文学手段考证研究，比如关于蒙古游牧民与马、蒙古民歌的

性质、突厥与中亚、回教苏菲主义等艺术意味很浓而不可能由学究们弄清的问题。大的命题和小的问题都不应当一笔划过——因为它们在虎视着中国，因此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接触它们一遍。

我不认为重新回到这些阵地就是重复自己。思想的悲剧是它首次问世时缺乏传播，而它的前卫性又太忌讳重复自己。宣言应当是呐喊，而且是有强度的呐喊。不应该过于看重习惯哪怕是高贵的习惯——只要你握着思想的意义。

1989年以后我在海外飘零了两年又决心回到了祖国。朋友问我：你用什么争取青年呢？我不知道。我只有我的意义和语言。青年他们，如果他们有青春就应当寻找，而不应该由谁争取。我只是相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与我相遇。

在一篇文字中，我曾经觉察过自己远行的限界——至北不超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北杭盖。我没有胡思乱想走遍世界，总感觉自己只能走到某种纬度和远处。这个几年前的预感惊人的准确，去年我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似乎快要突破预感的北限了，但突然间我对那座冷清小城以及那个国家丧失了兴趣，连多住一天都觉得味同嚼蜡。我放弃了它的签证，转身回来了。

思想也许也有着限界。此刻，在这必须的停顿上，在这一瞬寂静中，我听着1993年的钟摆声，我不能预知自己的思想会走到哪里。

不愿意这样猜想，但可能性是很大的：过去的八九年里我跑得太快太远，我不必过分再追求往前跑。解释和讲出谜底，学会耐心一些，改变话仅说一句的文章——这些都是我应该开始考虑的事了。

没准，我会重写一遍《金牧场》。那是一本被我写坏了的作品。写它时我的能力不够，环境躁乱，对世界看得太浅，一想起这本书我就又羞又怒。重写一遍吗，我正在想。好在此刻的静止给了我挺好的条件，可以慢慢地想。

几年以来我画了一些画，最近我发觉自己没有画新的，却不知不觉一直在修改旧画。这可能是什么暗示：是这样吗，首先要使表现做得充分，不是只闪烁一下，而是完成表现。

趁这本新随笔集编成的机会，我为自己清理思路写下了这些自白，也把它送给迎我走来的1993年以及以后不知还有多长的岁月。这样写了以后我很安心：至少我可以强化自己的声音，依然用不着任何捧场及帮腔。独立地做人，独立地思考、创造和战斗，独立地树立起一面旗帜，难道最初我不就是这样起步的么。

1993年1月

目 录

序言.....柯 灵

作者自白..... 1

荒芜英雄路..... 1

芳草野草.....11

杭盖怀李陵.....16

放浪于幻路.....23

语言憧憬.....39

狗的雕像的联想.....60

听人读书.....74

彼岸的故事.....82

静夜功课.....89

为《神示的诗篇》而作.....93

致先生书.....97

天道立秋105

暮春时节	110
渡夜海记	113
路上更觉故乡遥远	120
午夜的鞍子	127
起辇谷祭	136
夏台小忆	139
汗乌拉	143
美女与厉鬼的风景	146
危险的生命	150
走向船厂	154
不刺城的冶铁痕迹	158
大河家	162
饮虎池	166
北庄的雪景	171
枯水孟达峡	179
感激沙沟	183
汉家寨	186
心灵模式	192
黄土与金子	202
沙里淘金再当儿童	211
马的颜色	219
江山不幸诗人幸	221

关于成吉思汗陵的思考	229
历史与心史	236
火焰山小考	244
神不在异国	253
艺术即规避	265
宁肯湮灭	280
回民的黄土高原	289
离别西海固	297
后记	311

荒芜英雄路

传奇的阿勒泰山脉终于摆在我两眼之前了。比起天山也许确实多少有些舒缓，但依然是雨坡松林黑郁，阳坡绿草明媚。

对于新疆来说，这是偏僻的死角，然而我却清楚它应当是通路。幸亏蛙书的研究生涯没能泯尽我的想象，我一直在心中揣摸那路在哪里。

看了阿勒泰郊外的白桦林，没有想象的雪白。小城当心也有一座树林，清澈的白浪翻卷的河上，有一座圆木桥。背后是闭塞的丘陵大山，积雪还斑驳可辨，但已经划不出雪线了。然而从蒙古高原到中亚细亚，我偏执地相信该有一条路线。你不该闭塞着遮住小城，只显给我一些白桦林清河水。我说的是路，是具体的“路”，而不仅是路线——那时我顽固地想。

路应当就埋在阿勒泰的这重重山间。

石堆墓如链在左面隐现。草地荒漠化后，5月的

芨芨草已经快啃光了。广阔的视野中有褐色的和铁色的秃山，使人难以想象这里居然就是阿勒泰的著名领土。

过北屯时，有一蠢肥的女人上车，活像西陲蝴蝶迷。粗俗无耻至极，对司机怒吼“坐你大腿上”。小屯、小聚落，中国人才造得出来的呆若木鸡的红砖平房不时推出，刺人眼膜的红色长条中走出几个流氓相的小伙，愣愣地盯着汽车看。这种戈壁荒地的住民居然活得健壮，在干旱得连岩石都龟裂的荒裸山脚迎送无聊人生，每天最大的事情是——看几辆过往的汽车。

然而那条道路应该在此。

我怀着的，是非常不合历史学者习惯的一种偏执。为什么呢？

就应当在这里。既然英雄时代的蒙古人以这里为通道，走向了广阔的中西亚，那么路就一定应当埋藏在这里。而且，我还判定这里应当有大量蒙古后裔。尽管我初次走向阿勒泰边缘，但我相信主观的感觉，我相信我只要见到蒙古人就能挖掘出那条道路。

到了青河县。如我判断，“青河”二字是蒙语“青格勒”的音译和意译。我兴奋地打断介绍，要求找几个当地蒙古人座谈。第一个见到的是县武装部长 Dika，土尔扈特部蒙族军人，我开门见山动员他说：咱们要找到成吉思汗走过的那条路，不能让那条路埋在这里！

Dika 激动了。